



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固然也写了宝玉、贾政、焦大等一千须眉,但你我大家都得承认,全书最具分量也最出彩的还是那些女儿国里的故事,尤其是林黛玉、薛宝钗等几位核心人物,因为各式各样原因而催人泪下的篇章。

谁让女孩眼泪多呢?所以《红楼梦》另一个名称又叫《还泪记》。还谁的泪?为何还泪?很可以有一番说法。《红楼梦》全书一百二十回,不被泪水沾湿的页码也有,却不知道多不多?潇湘公主林黛玉是《红楼梦》的一号女主角,她便欠下了很多泪债。

我想不出,一本皇皇巨著《红楼梦》里,还有什么比林黛玉的哭泣更具标志性的意象?黛玉的泪水,既是其人物性格的核心体现,也是曹公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刻隐喻。“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,怎经得秋流到冬尽,春流到夏!”这是曹雪芹对笔下主

泪水飞处未必在眼眶

张林华

人公的深深怜惜和无限叹息。她的泪水承载着多重复杂的文化内涵与心理动因。作家潘向黎说:“宝钗什么都有,黛玉只有眼泪”(《人间红楼》)。多愁善感是林黛玉个性特征绝好的概括,多愁善感的后面便跟着泪水。林黛玉是个“魁夺菊花诗,口占葬花词”的才女,她的才华并不妨碍她常常泪眼涟涟。千百年后,上海滩的越剧名角王文娟借一曲凄惨哀婉的《黛玉葬花》,便赚去千万看客的眼泪,曾是这个时代某个年月的盛事轶闻。自然那落泪的,绝大多数是女性,她们似乎并不计较越语软曲能否概括林黛玉葬花时的心境,名伶的演唱是否真能演绎剧中人物的感情,丝丝入扣、完整到位地展示给后人看,便毫不犹豫地、不由自

鞋破钵随绿化!”这是《红楼梦》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,万不可轻易错过。人所皆知,我国古代戏曲舞台,总以才子佳人为主角,以鸳鸯蝴蝶、婉约缠绵为主流风格。没想到淑女一般的薛宝钗的内心所爱,竟然是《寄生草》这类中国戏剧曲目里相对比较稀罕的内容和慷慨激越的诗文!

《红楼梦》第32回,当王夫人因金钗之死自责,薛宝钗主动提出用新衣给金钗装殓,并主张要“多赏几两银子发送她家”。这种含蓄的哀伤暴露了她的内心波澜。自然,人们就有理由遐想,即如性格以藏愚守拙、随分从时著称的薛宝钗,寻常时间严封的情感世界也不是一池死水,也绝不是从无为有,只不过,她的泪水,没有挂在眼眶里,特别是,没有外流在大庭广众面前,而已。“黛玉直,《红楼梦》写法也因之而多直;宝钗曲,《红楼梦》写法也因之而多曲。”俞平伯先生此言极是。黛玉性格如同一泓清泉,见底,故曹公用直笔写她;宝钗性情复杂,则用曲笔。“曲”,属于春秋笔法。

这么说来,未必飞出眼眶的才叫泪!所以,面对人称生活晴雨表的泪水得多辨析,因为,看清了泪水,你便领悟了生活的部分真谛;读懂了泪水,你便相当程度地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。女性总是天性善良,天生敏感。因为善良,相对便易被伤害,因为敏感,便又更显脆弱。因为易被伤害且天性脆弱,便转而十分要强。想要证明什么,却常常力不从心;想要作为什么,却每每陷入困顿。现实的无情、生活的重负常常逼得女性留下伤感的泪水。也正是立足在这个视角上,作家刘晓蕾强调,在《红楼梦》里,

“春风如贵客,一到便繁华。来扫千山雪,归留万国花。”(袁枚《春风》)眼下,春姑娘踏过北方的冻土,姗姗走到我们面前,千万生命欢歌笑语,世间万物生机勃勃盎然。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,大自然从各种视角去欣赏春的烂漫,享受春的芬芳;“睡起人闲蝶自忙”,动植物也开始用各种方式展示美丽,吸吮春的乳汁。

惊蛰到,万物生;春分至,花满园;谷雨后,夏季来,春天的脚步又会离我们而去。年年如此,岁岁一样。然而,近日读史,读到五代王仁裕的《开元天宝遗事·有脚阳春》,知道了一个典故:阳春有脚,意即春天像长了脚,随着唐朝名相宋璟走到哪里,哪里就会有春天的阳光和温暖。

细读宋璟的史料,使我深深感悟到,自然界的春天会走来也会离去,而人们感受到的春天,更无声地存在于心田。“阳春有脚”是百姓叫出来的。宋璟不管在哪里,都一心为民造福谋利。他被贬为广州都督时,广州人多用竹子茅草建造房屋,经常发生火灾,弄得家财成灰,沦为乞丐。宋璟教百姓烧制陶瓦筑墙,修建店铺,百姓开始知道房屋的便利,不再担忧发生火灾。唐玄宗巡幸前往东

都,到达峒谷,驰道狭窄,车马拥挤停滞,玄宗大怒,命令罢免当地官员。宋璟立即劝说道,如果治罪地方官员,百姓必然要遭受困苦,劝谏玄宗收回了成命。中宗时武三思依仗与皇后私通而受恩宠,宋璟严斥其祸乱朝廷,与之结怨。中宗诏令宋璟检校贝州刺史,而此时河北发生水灾,饥荒严重,武三思派人

春天有脚

洪 水

征收封户的租赋,宋璟尽管是检校,但为民请命,拒绝让百姓交租赋,更遭武三思排挤,被挤出朝廷,外任杭、相二州刺史。但宋璟到任后,始终以民为本,下属没有敢犯法害民的。

“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?”(白居易《忆江南》)惜春、思春、忆春……千言万语都表达人们对春天的喜爱和眷恋。其实,何止自然界的春天让人眷恋。宋璟离开广州,政声显著,被召回朝再次为相,广州吏民为他立了一块“遗爱碑”。宋璟立即上奏玄宗:“臣在州无他异迹,今以臣光宠,成彼谄谀,欲革此风,望自臣始,请敕下禁止。”“上从之。”“遗爱碑未立,而宋璟带去的阳春,永在百姓心田。



乙巳之春 (剪纸) 奚小琴 作

三十年前,我作为《民族文学》的编辑,平生第一次踏上了地处三省交界的湖南江华大地。江华之所以引起我的向往之情,是因为阅读了新时期作家叶慰林的获奖小说《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》。作者将潇水两岸迷人的风光,淳朴船工的真挚爱情,放排人搏击风浪的生活,写得情节曲折,感人至深,动人心魄。由此引起了我对承载着中华厚重历史的潇水强烈的向往之情。

由于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编辑的缘故,我对江华有着大概的了解。地处湘南大山深处的江华,山川秀丽,历史悠久。祖祖辈辈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瑶族同胞,以其古老独特的民族历史,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,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为人称道,这里也被世人尊称为中国的“瑶都”。

更令人欣慰的是,在新时期的文学爆发中,地处偏远的江华,涌现出一批引人注目的优秀文学作品,从来稿中我结识了一批瑶族作者。通过阅读他们的稿件,我对江华的人文地理、民族历史,有了更多的了解,因而不畏路途遥远地来到了江华瑶族自治县。

时隔30年,当我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,呈现在我眼前的江华,竟使我产生了隔世之感。宽阔的道路,鳞次栉比的楼宇,彻底颠覆了我心中的江华印象,眼前的江华,已然变成了一座现代化都市。

伫立在古老的石桥上,令人惊叹地望着清澈的东河、浑浊的西河分别奔涌而来,在桥下交汇碰撞在一起,即刻掀起了一道翻腾腾挪的波涛。惊心动魄的画面,犹如一支如椽巨笔,在此豪迈一挥,赫然写下一个巨大的“人”字。合二为一、汹涌翻滚的河水,轰鸣着穿桥而过,奔涌到开阔处,才渐渐平静下来,河面上依然袅动着烟云般的痕迹,随着河水远去,最终化为彼此包容的一色浩然。时隔多年,再次驻足在留下深刻记

潇水涛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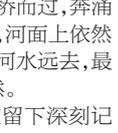
尹汉胤

忆的水口镇,眼前的潇水,一改当年桀骜不驯的性格,变得像一位文雅的绅士,悄然聆听着两岸熙熙攘攘的人声,若有所思地静静流淌着。只见潇水两岸,已建起了石栏、步道、廊亭、公园、雕像……祖祖辈辈生息在潇水两岸的水口人家,也改变了千百年来旧有生活。放眼望去,潇水两岸鳞次栉比的商铺、餐厅、酒吧、宾馆、民宿已彻底改变了历史风貌。天色渐暗,两岸亮起了璀璨的灯光,将水口镇瞬间变成了火树银花、晶莹剔透、桨声灯影的梦幻世界。

望着眼前的潇水,不禁使我忆起了唐代诗人钱起泛舟潇水时,写下的“潇湘何事等闲回,水碧沙明两岸苍”的诗句。这条沉淀着漫漫岁月,贯穿古今的潇水,面对如今繁华的水口镇,依然宠辱不惊地缓缓流淌着,既成为了历史演变的一部分,更成为了历史变迁的见证者。

早在中华上古时期,华夏始祖舜帝便来到这片古老山林,于苍梧之野诞生了《韶乐》,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。在悠远的天籁之音中,百鸟随雅乐起舞,翩翩若仙的舞姿教化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,开启了这片土地的文明历史。在司马迁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,详细地记载了舜帝在此以德治国的感人事迹,遂被后人尊为在中国古代“五帝”之一。舜帝逝世后,安葬在九疑山。

立身在九疑山巅,放眼四周静谧起伏的连绵山峦,在和煦的阳光中,静心聆听,山谷中依然飘浮着远古的遗韵。循着远古回音,走进一座幽谧的溶洞,在莹莹幽邃的历史光影中,拾阶而行。一路的岩壁上悬挂着的洁白钟乳石,星光般闪烁着远古之光。



静心细听,韵律的“滴答”水声,犹如深邃的历史时钟,引领着人们踏着水滴节拍而行,行进中仿佛看到了一队筚路蓝缕、坚韧不拔行进在大地上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背影……

泪水不仅是具体的,也是象征性的:天下有情人,都能在黛玉的眼泪中看见自己(《红楼梦》十二讲)。文学家的价值,或者更确切地说,是文学的价值与意义,恰在于不仅淋漓尽致地展现“这一个”,更在于鲜明生动地揭示“这一类”。

不过,泪水为女性专有却并非独有,因为男子也有泪。只是相对女性而言,“男儿有泪不轻弹,只因未到伤心时”。这句话的潜台词比较丰富。一方面,虽然女性多泪未必是坏事,哭倒长城的孟姜女与她那筑长城的夫君比,现实影响、历史功德都丝毫不占下风;另一方面,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,要害只在“不轻弹”而已。一旦到了伤心时,“泪飞顿作倾盆雨”也有可能,也不足怪。看来,有泪不弹是压抑,有泪乱弹是矫情,比较好的状态与情形只能是“不轻弹”了!

去年春节前,我去拜访著名书法家陆康,他赠送我一幅“长乐”书法作品,我如获至宝,常拿出来把玩。

前阵子,我骑上“老坦克”自行车到附近菜市场,找到水产摊中卖大头虾的摊位时,突然有了灵感:这时的大头虾岂不个个呈现出“长乐”的姿态?我兴奋之余掏出手机拍了几张虾的照片。

回到家后,我将买来的大头虾倒入一个大瓶子内静静地观察,看着它们游来游去、相互追逐。这时,我第一次想到拿来毛笔和宣纸,先画一条大头虾看看。因为大头虾在水里是动态的,所以有点难画。第二天,我再观察时发现,大头虾除了爪和脚在频繁活动,整个身子是不太动的。我又用手机抓拍虾的照片。这样连续多天,我又拍又画,创作了好几张大头虾水墨画。

“外公画得很像,我平时最喜欢吃大头虾。”在旁的外孙乐乐跷起了大拇指。但我不满意,每天接着画,直到自己觉得逼真为止。现在,我家写字台上放着好几张我的画,栩栩如生的大头虾就犹如唐诗所言:“双筇筑繁须,当顶抽长矛。鞠躬见汤王,封作朱衣侯。”



大头虾

陆伟俊

早春巴黎,清晨七时后,天刚微亮,离阳光普照还有两小时。出地铁过街区百多米,就进入杜勒丽花园,远看一树桃花含苞待放,春天已悄然而至。海明威说,巴黎的春天,就像一位年轻人,有时会突然降临,有时又突然离去。

杜勒丽花园连通卢浮宫,步行十多分钟就听到塞纳河的水声。卢浮宫两侧的拱廊里总是排着长队,馆旁有座行人桥,我喜欢走桥下宽阔的河滨道,近距离观察河水的浪花与回流。现如今没有了垂钓者,只有成群的海鸥和鸽子。

河滨大道上有一簇簇人群,有的在散步遛狗,有的席地而坐戴着墨镜看书,也有的仰面朝天纹丝不动。不远处有座桥,我掏出手机看位置,哪座桥?塞纳河有36座桥,造型各异,各美其美。最出名的是与皇宫风格一致的亚历山大三世桥,大桥装饰充满浪漫和艺术气息,包括镀金骑士、灯柱、天使、仙女和飞马雕塑等,震撼视觉。卢浮宫旁的桥,连接着法兰西学院,叫艺术桥。桥两侧挂满了铜质同心锁,巴黎爱情故事总有新篇。艺术桥往东有一座宏伟的石拱桥:新桥。离新桥不远的波拿巴特街上,有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,

那是徐悲鸿和林风眠等中国大师的母校。但新桥其实并不新,它是塞纳河上第一座桥,建成已四百余年。逛巴黎左岸用脑,逛右岸用钱。如果不是行色匆匆的游客,我推荐左岸。毕竟右岸的著名景点看过了,人又多;那些炫目的奢侈品店偶尔看看热闹就够了。左岸值得

法式春日美好时光

吴联庆

常去,魅力在人文风景,尤其是五区和六区,中心是索邦大学。拉丁区有许多古老的街道。穆浮塔街的建筑与商肆几百年没变,至今仍与大作家雨果和莫泊桑小说中的描述毫无二致。

看见前方的先贤祠,居里夫人博物馆,想参观就多走几步。空气中飘着香气,有的品牌香料店把香皂、精油、干花和香薰放在店门口。我眯眼细嗅,努力寻找喜爱的气味,穿梭其间,不被熏染到也难。有年代感的咖啡店和甜品店鳞次栉比,坐在临街复古窗下,鲜花绿植掩映,悠悠悠悠着咖啡或美食,远处有手风琴声飘过来,浸润在历史痕迹与烟火气之中,很巴黎。

天气晴朗时,我爱沿河看“绿色铁皮箱”。书摊主要分布在左岸,从图尔内尔桥开始,一直到塞纳河的

伏尔泰码头。旧书装在绿皮箱里,一节一节排列在河边,沿着塞纳河,从卢浮宫一直延伸到对岸就是巴黎圣母院的苏利桥,长约4公里。书摊上旧书、旧唱片、老画片、中国鼻烟壶、伟人徽章等小古玩应有尽有。我有时从头到尾走一遍,每次都是8000多步,有趣不累。别小觑了那些摊主,他们可都是有文化的“小贩”,有的简直是版本学家。譬如某名著,百多年里有几个版本,说起来如数家珍;某套著作,哪几本是稀缺的,所以贵;最旧版的《小王子》是哪年出版的……旧书世界像大海,包罗万象,摊主主要有知识储备。想到了遥远的1935年,“敦煌守护神”常书鸿就是在巴黎旧书摊上,发现六册的《敦煌图录》,常先生如获至宝,狂喜不已。法国摊主无疑是东方文化的“识货人”,他把一摞旧书放在书摊醒目处,使它邂逅了万里之外的中国有缘人。

春意盎然。协和广场到卢浮宫间六七百米的草坪上,玉兰绽放。法国玉兰是紫红色或粉白色的,花朵肥硕,花枝摇曳在古建筑前饱含风韵。建议朋友春天来巴黎,先看塞纳河两岸风光,再打卡卢浮宫古建筑前的玉兰树,以此作背景衬托你:定格法式春日的美好时光。

七夕会